

前 言

18 年来，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人类家庭生活中种种经久不衰的特质一直强烈地吸引着我。不可否认，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有紧张的一面，但我确信，这一关系可将我们最基本的潜能交织在一起，去爱、去哺育、去关怀他人。在兴致勃勃的成年监护人陪伴下成长的经历相当重要，缺了这一课，任何人都难以与他人建立认真、重要或普遍的关系。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无视许多家庭缺乏爱与“不正常”的现实。在今日社会，这种家庭太普遍了。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回忆起我们的童年和少年岁月，都会充满感激和怀旧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开始每日艰难地拉扯孩子，我们常常会深深地感谢父母早年对我们的指教。

这些当然也适用于我。我母亲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长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了大学，在开始研讨英语的那个学期之前，她早就是个“超级妈妈”。她在底特律公立学校教了一段时间的书，不久就和我有病的父亲杰罗姆下海经商。父亲 42 岁时因结肠炎去世，此后母亲经营的买卖越做越大，同时还依靠自己的力量养育了 3 个孩子。职业与家庭都颇为

成功。无论是在那艰难而又不失快慰的岁月还是在今天 我们都受到关怀、得到指教 我们兄弟姐妹对此将永远心存感激。

在我一生中 除了母亲 她娘家还有 3 人也给我灵感，令我感怀。外婆安娜的公寓没有电梯，却总是洋溢着一种静静的、快慰的气氛。我五六岁时，许多周末都是在那儿度过的，在这里，我被待若上宾。一边长时间懒洋洋地洗澡，一边感受着弥漫在空气中、来自外婆俄式风味美食热辣辣的飘香，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我刚出浴缸，安娜外婆就把我紧紧地裹在厚实轻软的毛巾里，让我躺在暖乎乎的小床上玩耍。她总是任我挑选电视节目，坐在我身边与我分享糖果。这是些弥足珍贵的周末，安娜外婆让我感受到爱，让我有非同寻常的感觉。

姨外婆格特（人称“古，Goo”）也对我影响很大，虽然方式不同。她先天患有神经性残疾，面部与声音都受到侵害，她教导我要有耐心要有激情——这些品质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个人生活中都对我极有助益。古的嗓子虽有痉挛的毛病，可她并不腼腆。母亲常工作到很晚，因此古每天下午准打电话，和我谈功课，谈取得好成绩的重要性，谈我的专业抱负。

古的禀性使她简直就不可能打电话时长话短说，我也没法挂断她打来的电话。结果我学会了一边在电话里交谈一边干别的——收拾厨房、浏览报纸、誊清课堂笔记等。后来我上中学时，夏天曾在一家精神病医院实习，我常常

步行到她家吃午饭。我们一边吃烤金枪鱼、三明治，一边谈我的工作、志趣和未来目标。她总是给我希望与信心。

姨婆多萝西对我的学术生涯当然感兴趣，可也想知道我与女孩子们——还有小伙子们的友谊。多萝西姨妈乐于提出意见，帮助我提高社交技巧，使我在社交时更有风度。她富有激情，礼貌、自信、风度翩翩，在许多慈善团体中相当活跃，很受欢迎，她交游甚广。多萝西姨婆无疑给我希望与信心。她家装修得很有情趣，满是诱人的艺术作品，她穿着也很入时。我所有的审美感觉都要归功于多萝西姨婆。

我丈夫为他的新书《父亲的忠告》准备了必要的材料，这使我想就女性也写一本类似的书，一部姊妹篇，一种手册式的读本。其主旨是，历史上的女名人给她们的女儿提出了何种金玉良言？她们自己的孩子可能在教育、工作、爱情、成功、逆境以及信仰等方面有种种问题、困惑与疑虑，她们是如何应对的呢？这些来自过去的金玉良言在我们这个高科技时代是否仍有意义呢？

随着为本书准备材料的工作取得进展，我将范围拓展到三个方面。收入了简·奥斯汀和伊利莎白·科迪·斯坦顿这样一些妇女对侄甥女、侄甥一辈的劝导；介绍鲜活的轶闻趣事，不限于个人信件；主打部分则为当代名人的母亲、祖母和女性监护人及师长对他们的早期教导。在他们中包括作家，如玛雅·安吉卢(Maya Angelou)和马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商业领袖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

凯瑟琳·格雷厄姆 (Katharine Graham)，艺人如劳伦·巴卡尔 (Lauren Bacall) 和乌比·戈德堡 (Whoopi Goldberg)，以及政治人物如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 (Hillary Rodham Clinton)、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 以及乔治·布什 (George Bush) 等。

这项工作始终令人非常愉快。我从数百种传记、自传、回忆录和书信集进行挑选。母亲以及其他充满母爱的师长，人生阅历淀积而成的卓识以及她们作出的榜样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当我发现这些珍宝时，难以恰当地描述我的激动与兴奋。但是当我完成令人目不暇接的漫游时，从中很快就悟出了四个要点：

第一，几乎不可能预知孩子长大后对母亲最难以忘怀、最珍视的是什么。我发现许多感人的往事孤立地看不一定特别重要，然而有趣的是，这些往事浓缩了父母对后代的深爱以及养育孩子时形成的卓识——所有这些都闪闪发光，它们源自艺术、音乐、教育、甚至源自幽默。从某种意义上说，母亲与孩子在一起的每一刻都有可能具有永久性的意义，这真是非常奇妙。

第二，我们的一些劝言可能真起作用。在父母眼中似乎他们年轻的孩子总是竖起俗话说的聋子耳朵听其教诲，但在对许多名人认真考察后，现在我确信，有些教诲深深地扎入了他们的心田。我们决不可低估我们劝言的影响力。

第三，人生中真正重要的东西（爱、生计、健康）无论跨越多少世纪，仍基本保持不变。外界环境当然在改变，人

类的心却不。因此，这些涉及面很广的信件和回忆录中表述的有关个人的成功喜悦与失望的情感也直接牵动着我们的心，丝毫不亚于当天下午给我们打来的电话，不管是打到家里，还是打到遥远的大学校舍。

最后一点，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在人们之间的所有纽带中，母亲与孩子之间的情结恐怕是世界上最最动人的。对此有时很难把我们的感觉说清楚。但使我感到庆幸的是，一些书信作者能够作到这一点，其影响经久不衰。如阿比盖尔·阿尔科特 (Abigail Alcott) 在女儿路易莎·梅睡着时所写：“你的小小的短信使我异常高兴，我无法合眼，我先要感谢你和赐福给人们的上帝，他赋予你对母亲稚嫩的爱……我要把此信放在你枕边，在你唇边留下一个暖融融的吻，为你祈祷。”

又如近一个世纪以后，格雷斯·海明威让她 21 岁躁动不安的儿子欧内斯特不要忘记，“母亲正期待着欢迎你，不管是今生还是来世——永远爱你同时渴望得到你的爱。”

很难说得更清楚了。过一段时间，如果作母亲还要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表达方式，我希望，精选出这些多种多样的短文——当然并不打算弄成一成不变的或是完整无缺的——会有助于证明母亲的爱与卓识是经久不衰、极为重要的。

劳拉·霍夫曼

鸣 谢

本书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如果没有这些极有价值的帮助，它是难以问世的。我的著作经纪人艾丽斯·弗里德·马特尔的积极努力起了重要作用，终使本书引起出版商希勒尔·布莱克的注意。希勒尔·布莱克对著作的眼力、兴致与耐心向为人们赞赏。与编辑莫尼克·哈里斯一道工作也至为愉快。非常感谢戴维兄弟、埃莉诺姐妹、杰基嫂子，他们的想法对我帮助很大。我母亲当过教师，她从一开始就提出种种极有助益的建议。我孩子的多位老师给我提供了许多有关应对年轻人日常问题和面临挑战的中肯意见，也使我受到启发。

我要特别感谢这 3 人，他们给了我极大的鼓舞：我的孩子艾伦和杰里米，他们常叮嘱我休息，帮助我保持一种既兴奋又平和的心态——并在富有挑战性的日常生活中实践“与母亲息息相关的卓识”；我的丈夫爱德华，其作用非他人可比，他在精神上给我支持，使我得以完成这项工作并实现了预定的目标。



关怀他人

威尔士王妃戴安娜

(*Diana, Princess of Wales*)

度过短暂、动荡的一生，威尔士王妃戴安娜成为世界上最为人们喜爱、赞美的女性之一。她从小聪颖迷人，却常因缺乏自信而感到痛苦。直到 1997 年 8 月遭遇悲剧性车祸之前，戴妃似乎才变得轻松一些，对自己有了信心，明确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戴安娜有抚养儿子哈里和威廉的职责。尽管与查尔斯王子的婚姻伴随着不快甚至失望，她从不使之困扰这一重要职责。正如传记作家安德鲁·莫顿在其新书《戴安娜其人其事》中所述：

使戴妃感到忧虑的是，两个儿子应该到寄宿学校和王宫以外的真实世界去，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

正如她在有关艾滋病的一次演讲中所说：“无论是

对自己，还是对孩子，都存在着一种回避严酷现实的诱惑。我恰恰是太了解这种诱惑了。只要有可能，我就把苦难与不快掩盖起来不让他们知道，直到最后一刻，这对他们有好处吗？我为他们选择的最后一刻可能为时过晚。我别无选择，与我一起面对他们的只能是我所了解的真相，其他就取决于他们自己了。

她认为这对未来的国王威廉尤为重要。正如她一次所说的那样：“他越来越了解我的作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越来越了解他父亲的作为，由此他很快领悟到，过不了多久，什么将落到他的头上。他并没有与家庭教师一起在楼上躲着。”

这些年来，戴安娜携两个孩子访问了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看望了医院里的重症病人。她曾在红衣主教巴兹尔·休姆陪同下携威廉秘密访问伦敦中区为无家可归者办的帕西奇日间收容站，当把威廉介绍给众人视为社会渣滓的流浪汉时，她显然很得意。

“他喜欢如此，这使人们感到震惊。”她自豪地告诉朋友们。天主教全英大主教也是一样，感动之情溢于言表。“多么非凡的孩子啊，”他告诉她。“小小年纪就具有这样高贵的品质。”

还有一次在阿斯科特周，上流社会人们在喝香槟，吃熏鲑鱼，举行时髦的无聊活动，戴妃却带两个儿子去雷菲尤吉夜间收容所看望贫病交加的平民。

威廉下象棋，哈里则参加牌校活动。2小时后，两个孩子已在回肯辛顿宫的路上，他们有一点儿变化，变得更成熟、更懂事了。

“他们了解了一些情况，戴安娜说；这些知识他们可能永远也用不上，但是种子已撒下，我希望会发芽生长，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我想让他们了解人民的感情、人民的后顾之忧、人民的疾苦、人民的希望与梦想。”

2

尽享生活之乐

玛丽·比尔德 (Mary Beard)

和儿子詹姆斯 (James Beard)

詹姆斯·比尔德是美国最受敬重的现代厨艺大师和导师之一。他在俄勒冈州长大，曾出国多年研习声乐和戏剧，因前景不明朗于 1935 年放弃演职转而开始从事餐饮业。很快他就取得了成功，5 年后出版第一本烹调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比尔德在纽约定居。1946 年，他在 NBC 首次推出的电视烹调节目中露面，因倡导采用新鲜健康的美国配料烹调美食而声名鹊起，乃至家喻户晓。他于 1985 年去世，生前掌管詹姆斯·比尔德烹饪学校，并不知疲倦地在多家妇女俱乐部、烹饪学校和民间团体发表演讲。

传记作家伊万·琼斯在《尽享美食之乐》中记述了詹姆斯的母亲是如何影响他一生的：

詹姆斯越来越多地在厨房里忙乎，并在玛丽指导下继续接受文化教育。他 8 岁时就掌握了面包的制作——当然一开始难免烤糊。不久，詹姆斯长大了，他陪伴玛丽从波特兰出外游历，每年至少一次，他们都要乘火车或轮船去旧金山享受艺术与美食大餐，与玛丽在那儿认识的有趣人士一天到晚泡在一起，他们中有演员、装饰艺术家、歌手，以及像她一样的服务业女强人。

当时首当其冲的名店佳肴有：熙熙攘攘的索勒里的考究吃食，马昆德丰盛的自助午餐，皇宫饭店玻璃顶中厅下方的茶点，杰克的螃蟹、比目鱼和鲍鱼，在泰厄与一帮本市风流人物共进的晚餐。

“……我想到我们在俄勒冈州吉尔哈特度夏的村舍，那里有母亲烧柴的小炉子，”比尔德岁数大一点后写道，“想到从那个小厨房端出的饭菜。她的厨艺仍使我感到不可思议……她每一招每一式都决错了。”

70 多岁时，比尔德深情地回忆起她在夏天野餐时抖落的大师手笔……“俄勒冈海滨的忙碌日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除巴黎外没有一个地方对我从事厨艺的一生产生过这样巨大的影响。”

3

热爱自然

弗吉尼亚·朗纳 (*Virginia Runner*)

和外孙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Clint Eastwood*)

身材高大、谈吐轻柔而外表硬朗的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已成为好莱坞最受尊敬的大腕之一。他在大萧条之年的加利福尼亚长大，父母是加州的流动散工。上完中学他在俄勒冈州当一名伐木工人，曾在低档酒吧弹钢琴，还当过美军游泳教练。伊斯特伍德借助美军提供的款项在洛杉矶城市大学学习，并在为多部 B 类影片工作之后，终于在大获成功的电视连续剧《皮鞭》(*Rawhide*) 中出演牛仔罗迪·耶茨而全国闻名。

在西班牙导演塞尔西奥·莱昂内的《意大利面条式西部片》(包括《一把美元》) 中担纲主演后，伊斯特伍德闻名遐迩，盖因其成功塑造了脏汉哈里这一角色。1992 年伊斯特伍德因主演和导演西部片《不可饶恕》荣获两项奥斯卡奖和多种其他大奖。

理查德·希克尔在《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传》中描述了伊斯特伍德的外婆弗吉尼亚·朗纳在他贫困的早年生活中是如何有力地影响其个性形成的：

伊斯特伍德一家常暂住靠近郊外的社区，朗纳太太当时担任一家食品处理公司的簿记员，可在那里一个人离群索居。心胸宽广、亲切慈祥而有点古怪的外婆……为克林特树立了难以忘怀、为人称道的独立生活的榜样。在一段飘忽不定的时期，克林特和姐姐曾与外婆一起生活了整整一个学年，克林特在后院搭起帐篷睡觉，非常快活。后来，他只要有就会常去看她。

克林特将其对动物毕生的爱归因于外祖母，因为在她家内外总是有一些小动物。她在克林特稍大后迁至一块面积为 7 英亩大部分用于种植橄榄树的土地，这可能是因为她想维持一个圈养家畜与宠物的动物园……

他也记得每次去看外婆，都能穿越附近的山岗独自一人长途漫步，在想象中进行各种探险。

但他从探亲旅行最终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则是外婆朴实无华的信念，即在他身上总有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在克林特整个家族中，只有她预感到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小子在某一创造性领域会有光明的未

来。弗吉尼亚始终注意到外孙有着“长长的手”她认为这预示着一种艺术的天赋。实践证实了这一预见，因为克林特运用他的手是那样优美准确，有时在某些角色的情景中相当惊人，手的运用乃是其表演方式的特征之一。弗吉尼亚不曾活着看到他成为一个电影明星，但是她看到了他出演《皮鞭》而成为一名电视明星。“她没有让任何人忘记这一点。”

4

喜欢故事

伊迪丝·鲍登 (Edith Bowden)

和孙女尼娜 (Nina Bowden)

英格兰最风靡一时的多产小说作家尼娜·鲍登于 1925 年生于伦敦。她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后从事城乡规划。她为成人写了多种小说 其中包括《谁发号施令》、《皮下》和 1980 年拍成电视剧的《欺诈集团》。鲍登还出版了儿童探险故事如《女巫的女儿》以及她最成功的作品《卡里的战争》。

在她新近出版的自传《我自己的时代》中，这位作家追忆起其文学才能的起源：

我有幸认识了祖母，很幸运她记忆力很好，很有讲故事的天赋。还有一种健全的常人感觉……

祖母年长于我周围的任何成人，这就把她和他人分开，她的行为也的确和他们不同。特别是她从未表现出对我拥有家长的权威，至少我感觉不到。我把她看成另一个和我一样的孩子，尽管相当老。

她乐于和我下国际象棋，一起看电影，只要我想要她就会或多或少地去做。此外她总是乐于讲故事，真的是特想讲，这可能是我们之间关系轻松的关键。我想从她那里得到什么，她就给我什么，我从来没有那种她在因我年幼无知而删改故事的感觉，她从不以任何方式删节这些故事。



我有幸认识了祖母，很幸运她记忆力很好，很有讲故事的天赋，还有一种健全的常人感觉……